

David DeSilva 博士, 《Apocrypha》, 第 9 讲,

基督教会和正典中的伪经

© 2024 David De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 9 节, 《基督教会和教规中的伪经》。

我们在本系列的最后一节课中探讨伪经在基督教教规和基督教会中的地位问题。

我希望到此为止, 我已经充分论证了次经作为犹太文献的价值。在这次演讲中, 我只想概述次经在各种基督教教规中的地位, 以及某一方做出决定的理由。我想首先考虑次经在犹太圣经中的地位。

犹太教似乎没有像基督教会那样讨论过这些书,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它们几乎从未被视为圣经权威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 到早期基督教运动开始时, 犹太社区还没有关于圣经正典的实际官方声明。

也就是说, 早期基督徒虽然从犹太教堂继承了经文, 但他们并没有从犹太教堂继承封闭的正典。现在, 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犹太社区正典的出现。正如我所提到的, 没有关于正典的内部讨论的记录, 这些讨论开始达到 3 世纪和 4 世纪或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正典辩论的活力、具体性和严谨性水平。

然而, 到了公元前 2 世纪,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对新兴犹太教经典中主要群体的广泛引用。例如, 在《马加比二书》中, 就像在《马太福音》中一样, 我们发现经常提到律法和先知, 以此来谈论定义和指导犹太社区的权威文本集合。在一些书中, 我们发现了对这一文献的三部分描述。

例如, 在公元前 132 年左右, 本·西拉的孙子在本·西拉的序言中谈到了律法、先知和我们祖先的其他书籍。这有点像三部分划分, 这在《路加福音》第 24 章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当时耶稣谈到了律法、先知和诗篇中关于他的

所有内容，诗篇可能是以色列敬拜生活方面其他书籍中最重要的代表。现在，对于这些类别中的第一个类别，即《托拉》或《摩西五经》，即摩西的五本书的权威，人们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共识，没有任何争议，没有任何讨论。

关于大先知和小先知的权威似乎也没有争议，我指的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我们倾向于将那些先知称为小先知，但在本西拉时代，他们已经是十二人了，正如他在本西拉书 49:10 中提到的那样。当犹太人谈到律法和先知时，他们指的可能不仅仅是基督徒所说的先知书，还有历史书，犹太人在历史上称之为早期先知。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圣经的第三个部分，即其他书籍，也得到了认可，但在时代之交，它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明确。

而这正是我们会看到的地方，哪里有争论，哪里就有争论。现在，一些犹太群体似乎已经在他们的经文周围划了一个狭窄的圈子，比如撒马利亚人，对他们来说，《托拉》似乎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读先知，而是《托拉》是核心经典。

其他犹太人群体似乎比我们预期的画得更宽。例如，昆兰社区将《以诺书》和《禧年书》等书视为权威文本，他们对待这些书就像对待我们所谓的正典经文一样。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犹大书（犹大书）背诵了《以诺书》中的一段话，并希望这段话对听众来说具有权威性。

然而，到公元一世纪末，犹太教内部显然出现了对封闭圣书体系的理解。例如，约瑟夫斯在为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辩护时反对阿皮翁，他写道，因为我们只有 22 本书，其中包含所有记录，对不起，其中包含所有过去时代的记录，这些记录被合理地认为是神圣的。五本属于摩西，其中包含他的律法和摩西去世前人类起源的传统。

摩西之后的先知们用 13 本书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其余四本书包含赞美上帝的赞美诗和人类生活行为的准则。现在，你可能会立即想到，22 本书？我以为有 37 本。

约瑟夫斯和他的同辈对这些书的列举方式与我们不同。例如，十二小先知书并不是十二本书。它们是一卷书卷，十二先知书卷。

因此，它们在这 22 本书中算作一本书。而《撒母耳记上和记下》和《列王纪上和记下》即使占据了两个卷轴，也算作一本书。因此，约瑟夫斯，我们可以在约瑟夫斯的 22 本书中解释我们正典旧约的大部分内容，尽管可能不是其中两部作品，可能不是《以斯帖记》和《传道书》。

《以斯拉记四书》（《以斯拉记二书》3-14）的作者提到了 24 本受神启发的书，无论有价值还是无价值的人都可以阅读。如果我们允许 24 本，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拥有了旧约或希伯来圣经中所有 37 本书籍。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公元一世纪末，早期的拉比们只觉得有必要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几本书的权威性作出声明。

在这些声明中，我们发现了对《以斯帖记》和《传道书》的肯定，但我们否认本·西拉克的智慧是神圣经文。这基本上告诉我们，到公元一世纪末，并没有太多的争论。这些可能是唯一有争议的书。

实际上，我们必须添加《雅歌》，因为在公元二世纪，一些拉比文献仍在争论雅歌。因此，这四本书是唯一真正有争议的书，有些人可能主张将《西拉书》也包括在内。有些人则主张将《以斯帖记》、《传道书》和《雅歌》搁置一旁。

为什么决定放弃《西拉书》和其他类似的书卷，而选择《以斯帖记》和《传道书》之类的书卷呢？我的意思是，就文献中实际阐述的内容而言，似乎人们确信，在第二圣殿重建完成后，预言的声音不再出现。因此，随着哈该等先知的工作，预言的声音停止了。你知道，这是完成第二圣殿建设的最后努力，还有其他什么。

当然，《传道书》是向所罗门致敬的作品，因为它被认为是公元前九世纪的文本。《以斯帖记》被认为是波斯时期的文本。所以，它们出现的时间足够早，因为预言的声音仍然活跃。

阿皮翁的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主要理由。自阿塔薛西斯以来，我们的历史确实以非常精确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但我们的先辈并不认为我们的历史具有与前者相同的权威性，因为自阿塔薛西斯时代以来，先知的传承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尽管在波斯时期之后，文本仍在继续产生，并见证以色列的神圣历史，但这些书籍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尊重，因为先知的声音已经消失。

你也可以从《马加比一书》的几段文字中寻找证据，证明我们正在等待先知来给我们指示，但我们并没有定期得到这些。在拉比文本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论据。本西拉书和从那时起写的所有书都没有玷污双手。

所以，这有点时间感。在某个时间点之后，预言的声音就停止了。这里应该提一下，拉比文献使用了一种违反直觉的比喻来谈论正典性。

神圣的书籍会玷污双手。它们实际上传达的是神圣性，但在继续下一项工作之前，你仍必须处理好这一点。非正典书籍不会玷污双手。

现在，关于封闭经典的共识日益增多，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不再阅读、重视甚至尊重经典之外的文本。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本·西拉在拉比文献中被引用了近百次。有时，他的名字会被提及。

有时，他的材料被引用，但没有指明名称。有时，他的材料被背诵得好像是出自《箴言》。对于拉比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错误，但确实发生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谈话伙伴，即使在做出决定之后，它只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仍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圣人所著的书。然后我们有了第二以斯拉的证词，我们在对所有伪经的调查中已经遇到过。

以斯拉喝下这种烈酒后的 40 天内写下了 94 卷书卷，显然是受到了神的启发。因此，他重新编撰了 24 本正典书卷，但他也口述了另外 70 本书卷，这些书卷只有值得尊敬或有智慧的人才能阅读。这些非正典书卷对普通犹太人来说没有多大影响，但这些书卷仍被这个神秘的群体阅读，第四本以斯拉书就是从这个群体中诞生的。

这个神秘团体自认为是人民中的智者。现在，当我们思考犹太教经典时，我觉得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亚历山大教经典的神话。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神话。

但人们仍然可以在书中发现这样的想法：亚历山大犹太人的正典比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正典要广泛得多。希腊东正教作家尤其如此。他们不必在这里进行描述，但他们恰好认为他们的正典是基于亚历山大犹太正典的。

传说我们在 4 世纪和 5 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七十士译本》中发现的内容与基督时代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使用的《七十士译本》相同。这只是对该术语本身含义的混淆。是的，我们确实在谈论公元前 1 世纪的《七十士译本》。

但是，我们所说的七十士译本是指公元前 250 年左右的《托拉》希腊文译本，以及后来的先知和著作希腊文译本。但是，我们并不是指七十士译本中出现的所有内容，因为基督教会中著名的伟大手稿《西奈抄本》以及早期基督教会的 4 世纪和 5 世纪装订的《圣经》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后者的内容并不能证明亚历山大犹太人认为在基督教时代之前或之后什么是正典。

相反，例如，我们从亚历山大的斐洛那里得到的所有证据表明，就他们对经文界限的理解而言，他们从未超越所谓的希伯来圣经。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正典有什么关系？首先，是的，教会确实继承了一套权威的经文，但教会诞生得太早，不可能从犹太教堂继承一份封闭的经文清单。此外，我认为，早期教会迫切地寻求一套更大的文本，在其中看到自己独特的信仰、希望和精神得到反映和支持，这也是相关的。

显然，基督教正典将比犹太教正典更加丰富，因为我们采用了保罗书信、福音书、其他使徒书信等。早期教会渴望这种文学。它继承了一定的经文，但保罗书信很快就成为这个新群体的权威、有益、基础性著作，因此最终成为正典。

早期教会也在寻求那些能充实我们身份的文本的过程中，开始赋予新约以外的其他犹太文本以高度权威，而这些文本在犹太社区中也没有享有与圣经同等的尊重。现在，我们已经处理了早期教会使用伪经的问题。耶稣和他最早的追随

者是否将本·西拉、所罗门智慧书或托比特书等视为他们经文的一部分，视为神圣文本的一部分？我们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从不以书面形式或圣灵所说的引用方式背诵伪经中的一段话，或者以其他类似的介绍方式将伪经中的这段内容归为经文的一部分。

然而，一些伪经对新约著作的影响显而易见，这表明耶稣、保罗和其他使徒时期的人们重视伪经的内容，将其作为伦理、反思上帝和其他事物的资源。我想说，随着早期教会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更多地关注 2 世纪和 3 世纪，将伪经与圣经并列，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将其视为圣经，是一种明显的基督教现象。2 世纪和 3 世纪的基督徒无疑认识到福音书中本·塞拉智慧在雅各书中的影响。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也许我应该了解本塞拉的智慧。也许我应该熟悉这一点，这对我们的基础文献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们还发现伪经，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伪经，是他们自己奋斗过程中的有用资源。

例如，我们已经探讨过马加比二书和四书中的殉道故事。因此，当我们作为新兴教会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时，这是一流的、值得参考的励志文学。早期教会仍然意识到，犹太社区不接受这些文本作为经文。

因此，我们实际上发现，从最早的几个世纪开始，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被新教徒称为伪经的书籍，就一直存在争论。我们接受犹太人对正典的定义吗？还是不接受？因为很明显，我们不接受他们对耶稣和使徒的正典定义。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吗？你有什么？因此，这场辩论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可能是两者中较为保守的问题，是哪本书的哪一种文本应该作为基督教会中的正典形式，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这个问题已经涵盖了但以理书的补充、以斯帖记的较大版本，以及奇怪的是，巴录书和耶利米书，它们几乎一致被认为是耶利米书的补充。

耶利米文集的一部分。希腊文形式，也就是这些文献的更厚形式，得到了权威人物的支持和使用，例如伊里奈乌斯在他的《反异端》中，或希波吕托斯在他的《但以理书评注》中，因为他评论了所有 14 章，而不仅仅是 12 章。甚至

阿塔纳修斯在他著名的第 39 封节日信中也使用了这种形式，这是新约正典早期文献的首选文本。

但同一封节日书信也谈到了旧约正典。奇怪的是，阿塔纳修斯对《所罗门智慧书》和《本西拉智慧书》等伪经持保留态度。他提倡使用它们，但并不认为它们与《以赛亚书》和《申命记》具有同等地位。

但与此同时，他特别推崇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希腊文本，因此在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中都添加了内容，诸如此类。公元 3 世纪初，一位名叫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的基督教学者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挑战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他曾在犹太生活和学习过一段时间。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犹太习俗、犹太文本以及这些书籍的文本类型。他写信给起源，质疑但以理书中那些希伯来语文本中没有的部分是否应该在基督教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起源至少给了他一个激烈的回应。

奥林奇是亚历山大一所传教学校的校长。他本人是希伯来语学者。他非常了解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传统，以及它与希腊语文本传统的区别。

但他是在回应阿非利加努斯。因此，当我们注意到你所提出的这些差异时，我们是否应该立即拒绝我们教会中使用的圣经版本，认为这些版本是错误的？并敦促基督教团契扔掉他们目前使用的圣书。并请愿犹太人，说服他们给我们提供据称未经修改和没有伪造的副本？我们是否应该认为，通过圣经来教化基督所有教会的同一天意，没有关心那些用代价赎回的人？基督为之而死的人？虽然上帝的儿子，上帝是爱，却毫不留情地把他交给了我们所有人？上帝可以和他一起自由地给我们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想想记住这些话是否不好，你不会移除你祖先设定的古老地标。因此，奥利金毫不含糊地指出，阿非利加努斯提出这一挑战是错误的。

他提出了两个论点。一方面，基督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希腊文本。现在改变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移除你们祖先设立的界标。但他也提出了这个神学论点并提出了问题。现在，让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你会认为，不信基督的犹太人会比我们这些信基督、接受了上帝之子为我们付出的这份不可思议的礼物和代价的人拥有更好的文本类型。难道我们能认为，如此爱我们、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上帝，没有考虑过我们应该拥有什么类型的经文，以及应该在我们的教堂中使用什么类型的经文吗？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基督教教堂的问题。而且，关于我们应该使用希伯来语但以理书还是希腊语但以理书、希伯来语以斯帖记还是希腊语以斯帖记的争论并不多。

会有一些，但远没有第二个问题那么多。犹太教正典是否决定了基督教旧约正典？且不论基督教会已经接受了 27 本圣经，而犹太教堂却不接受。我们确实发现许多重要的早期教父提倡较短的旧约正典。

尽管其中一些教父提倡希伯来经典中某些书卷的长文本，但在公元二世纪末，萨迪斯的梅利托提出了他的旧约书卷清单，这些书卷与现代新教经典相对应，但不包括《以斯帖记》，这是他在巴勒斯坦研究的成果。正如他所说，就在这个地方，或者也许正如尤西比乌斯所说，就在这些事情被宣布和发生的那个地方。

奥利金之后一个世纪，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试图推广同样较短的旧约书单，现在包括了以斯帖记。同样，但以理书和希腊文以斯帖记、巴录书和耶利米书信的补充也包括在内。他在著名的节日信中写到了正典。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书籍，虽然没有被纳入正典，但由教父指定给那些新加入我们并希望学习敬虔之言的人阅读。所罗门的智慧、西拉、以斯帖、犹滴和托比特的智慧以及所谓的使徒教导，我们称之为十二使徒遗训和赫尔马斯牧羊书。但前者，也就是说，所有列出的正典书籍，我的弟兄们，都包括在正典中，后者只是阅读而已。

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伪经。我在这里要赶紧补充一点，他所说的伪经显然不是指他刚才列出的《所罗门智慧书》和《西拉书》。他指的是新约伪经、诺斯替福音，如《多马福音》或使徒行传，如《保罗行传》和《特克拉行传》。

因此，我们发现，这种观点在宗教改革中再次出现，即制定了一部较短的旧约正典，但人们不断提倡阅读这些额外的书籍，如《所罗门智慧书》、《西拉智慧书》等，认为它们是有用的文学作品，具有启迪作用，但根本不具备正典的权威。希伯来语版较短旧约正典和希伯来语文本类正典书籍的最大拥护者是杰罗姆，他是一位四世纪的学者和主教。杰罗姆在巴勒斯坦向一位拉比学习希伯来语。

他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后来的武加大圣经，该圣经尽可能地以希伯来语文本为基础。尽管他提供了整本圣经的译本，但他还是注意到并标记了但以理书、以斯帖记和耶利米书希腊文版和希伯来文版之间的差异。他还将我们称为伪经的书籍指定为教会书籍。

同样，他翻译了这些书，但把它们标记为第二类书籍。教会意义在基督教会中受到重视，在教堂中得到适当阅读，并被用作教化资源，但属于第二类书籍。现在，奥古斯丁强烈反对他的同代杰罗姆。

他将《托比特书》、《犹滴传》、《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以斯拉记上》、《本西拉的智慧》以及《所罗门的智慧》（出于某种原因他也将其归于本西拉）列为旧约书籍，这是按照西方教会大多数基督徒的做法，在他们当中，这些书籍获得了权威性的认可。奥古斯丁的地位在教会以《圣经》为名阅读的书籍清单中得到了肯定，该清单由主教们在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会议上起草。顺便说一句，虽然奥古斯丁或此清单没有具体提到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补充内容，但自然而然地被包括在内，因为西方使用的是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希腊文文本类型。

在东方教会，奥利金的老师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将《所罗门智慧书》和《本西拉智慧书》视为圣经。希腊东正教的杰出神学家约翰·克里索斯托姆认为，托比特书、犹滴传、本西拉智慧书以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希腊文本，以及可能还有《耶利米书》的补充内容，都是正典圣经。正典的另一种证据来自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圣经，即装订的圣经抄本。

没有什么比封面和封底更能说明正典的内容了，它们界定了要包含的内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发现三本现存的四世纪和五世纪的抄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西奈抄本包括第一本《以斯拉记》、《托比特书》、《犹滴传》、《第一本和第四本《马加比书》、所罗门的智慧书和本·西拉克。

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抄本都保留了较长的形式，因此也保留了《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补充内容。但是，你看，这三本抄本之间的附加书卷各不相同。梵蒂冈抄本将包括《以斯拉记上集》、《所罗门智慧书》、《本西拉智慧书》、《犹滴传》、《托比特书》、《巴录书》和《耶利米书》，但不包括《马加比书》。

亚历山大抄本包括巴鲁克书、耶利米书、托比特书、犹滴书、第一部以斯拉书、马加比四书以及诗篇 151 和玛拿西祷告，这些内容都包含在一种赞美诗补充中，这种补充出现在诗篇之后，被称为颂歌。这是一本圣经赞美诗集，在某种程度上，是圣经以外的赞美诗集，供教堂使用。我说圣经以外的赞美诗，是指诗篇 151 和玛拿西祷告。

现在，其中两本抄本甚至还收录了一些额外的新约书卷。例如，西奈抄本被收录在附录中，其中的内容类似于《巴拿巴书信和赫马牧人书》。亚历山大抄本在《启示录》之后添加了第一和第二克莱门特书。

根据目录，虽然现在目录不见了，但其中曾收录了所罗门诗篇。不是智慧书，而是新约圣经附录中的所罗门诗篇。现在，很明显，它并不是在暗示新约圣经有更厚的正典，因为这些看起来像附录。

但我提到的伪经书都散布在《旧约》中。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旧约》仍然不定形。关于《旧约》正典的范围一直存在疑问，直到天主教会本身的宗教改革。

例如，大格列高利、大马士革的约翰、圣维克多的休、利拉的尼古拉斯，甚至是马丁路德的著名反对者托马斯·卡耶坦枢机主教，都反对将次经视为狭义旧约正典的一部分，并与其平等对待。在东方，纳齐安的格列高利主张缩短旧约正典，尽管他宣扬次经文本。现在，在整个这一时期，人们从未质疑过次经的价

值，它为基督徒提供了信息，提供了虔诚和忠诚的典范，并以其他方式补充了从基督教会普遍接受的书籍中获得的宗教和道德知识。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伪经和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者奉行唯独圣经的原则，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会议、教皇、经院神学和传统的裁决，是评价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最终标准，他们优先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以下问题：圣经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古典宗教改革者知道有关伪经的历史争论。而且，正如我们在研究伪经时已经指出的那样，伪经中有一些特别成问题的文本。

我们看了托比特书第 4 章，其中谈到了仁慈之举，即在至高者面前为自己积攒宝库，这成为支持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积攒功德的文本。甚至，我们也可以积攒功德，其他人可以利用这些功德在上帝面前帮助他们。我们看了马加比二书第 12 章第 43 至 45 节，这成为支持为死者祈祷和奉献的文本。

然而，我们发现，第一代改革者并没有拒绝使用伪经，而是对这些文本的使用有所节制。改革者本身仍然对这些文本表示高度重视。例如，马丁·路德不辞辛劳地翻译了他认为现在是伪经的书籍，作为他编撰德语圣经的努力之一。

但他将它们，包括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增补，从旧约的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中分离出来，放在新旧约之间一个单独的部分，坦率地说，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他为新部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本首次印刷的伪经放在新旧约之间）所写的序言中，他写道，这些书虽然不像圣经那样受人尊敬，但仍然有用，值得一读。如果我们看看他为伪经中的特定书籍所写的其他序言，我们会看到他对伪经书籍的具体赞扬和重视的其他例子，实际上是告诉他的路德教徒继续阅读它们。

我们从他为《所罗门智慧书》所写的序言中读到，这本书有很多好东西，值得一读。这本书很好地阐述并示范了第一条诫命。这就是阅读这本书的主要原因：这样人们才能学会敬畏和信任上帝，这样他才能用他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刚刚有了推广伪经的想法。在书的背面，我现在要列出一份推荐名单，马丁·路德，这很值得一读。从路德为《马加比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我们读到了这一赞扬。

这本书不是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但它的文字和论述几乎与其他圣经书籍一样具有启发性。将它算作这样的书并不为过，因为它是一本非常必要和有用的书，正如先知但以理在第 11 章中见证的那样。因此，我们基督徒阅读和了解它也很有用。

路德在那里非常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但以理书第 11 章，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两约之间的历史，因为但以理书第 11 章讲述了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相互战争的故事，并特别关注安条克四世的活动。许多人误读了但以理书第 11 章，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路德的建议，所以他们阅读了《马加比一书》并熟悉了两约之间的历史。与大多数后裔的观点相比，瑞士改革者也对伪经持高度评价。

乌尔里希·茨温格利在 1531 年苏黎世圣经的序言中斷言，次经书不是旧约的一部分，他也将这些书分开并单独印刷。他斷言次经书包含许多真实而有用的内容，可以培养虔诚的生活和教化。他将次经书比作一面镜子，抱歉，我收回这句话。

他将《旧约》中不容置疑的正典书籍比作一面镜子，虔诚在其中清晰可见。而《伪经》则比作水，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毫无疑问，他把《马加比二书》第 12 章和《托比特书》第 4 章比作这样的地方。

因此，他建议批判性地使用这些书籍，他甚至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21。凡事都要察验，善事要持守。我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他确实敦促人们阅读并仔细阅读《伪经》。

他不会容忍完全忽视这一点。1545 年的《苏黎世信条》还进一步肯定了伪经对基督徒是有用和有益的，只要其内容的解释符合正典经文。约翰·加尔文的立场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基本相同。

例如，在 1546 年日内瓦圣经旧约序言中，我们读到这样的内容，当时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约翰·加尔文所作。确实，伪经不应被轻视，因为它包含良好而有用

的教义。同时，他当然仔细区分了伪经和圣灵赐予我们的书籍，后者应该优先于人类所赐予的书籍。

门诺·西蒙斯是门诺派和再洗礼派的创始人，他们是重要的再洗礼派敬虔派运动，他也对伪经持有极高的看法。事实上，他的观点超越了同辈改革者。他引用了伪经，并将其与希伯来圣经的书籍并列，认为它们具有同等权威性。

他特别重视有关安条克四世殉道的文本，即《马加比一书》第一卷和《马加比二书》第六至第七卷，因为这些文本是帮助再洗礼派在面对天主教和新教对手的迫害时坚持下来的重要资源。在英国宗教改革中，我们再次发现对次经的适当使用的赞扬。为我们提供了三十九条宗教信条的托马斯·克兰默在第六条中写道，正如杰罗姆所说，教会阅读其他书籍作为生活和礼仪指导的范例，但它并没有应用它们来建立任何教义。

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个著名的区别：将次经用于神学问题，将次经用于虔诚、奉献和道德问题。在新成立的英国国教中，次经的读物继续用于公共礼拜仪式。所有印刷版圣经都应包括次经，但与路德和日内瓦圣经一样，次经将作为单独的部分印刷。

现在，为了回应改革者的这一举动，罗马天主教会也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在 1546 年的特伦托会议上，罗马天主教会重申了 1442 年佛罗伦萨会议上做出的一项决定，该会议远不为人所知，而当时佛罗伦萨会议已经代表了天主教会内部的多数立场。它正式确认托比特书、犹滴传、智慧书、本西拉书、巴鲁克书、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以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较长版本中包含的所有内容，为旧约正典的一部分。

天主教会的这一决定性肯定或重申似乎在某些新教徒中引发了一场反对运动。事实上，它以某种反动形式激励他们，使他们在对伪经价值的立场上变得不那么温和。所以，加尔文在特伦托会议之后会说，我不是那些想完全谴责阅读这些书籍的人之一，而是相信它们？迄今为止，这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命运。

因此，我认为，即使在加尔文的一生中，我们也发现，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回应宗教改革教会，越来越将伪经视为两大运动之间的定义问题，因此，伪经的价值也从明确肯定转向更加谨慎。1647 年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明确将伪经与任何人类著作并列，没有给予任何特别的赞扬。我们在那里读到，通常被称为伪经的书籍不是神灵的启示，不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因此在上帝的教会中不具有权威性，也不应像其他人类著作一样得到认可或使用。

现在，我们第一次在宗教改革文本中发现对伪经的纯粹负面评价，即如果没有相应的正面评价，即说它们仍然很好并且值得一读，那么伪经就没有权威。我认为这代表了新教评价、宗教改革时期对伪经的评价的一个重大转变。但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路德、茨温格利或特伦特会议前加尔文的立场。

在英语中，嗯，不仅仅是在英国教会中，我们确实看到，尽管发生了这种转变，圣经仍然印有伪经。1611 年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收录了伪经，并一直持续到 1631 年。当 Joachim Morgenweg 于 1708 年早些时候出版汉堡路德圣经时，它也收录了伪经。

Morgenweg 还以伪经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为这种做法辩护。他写道，伪经被附在旧约圣经中，供基督徒阅读，因为它们对上帝子民的教化非常有用，也是神圣天意和帮助的镜子。尽管伪经不是直接源于神，而是由凡人所写，但它们却蕴含着基督教智慧、良好的家训和健康的道德教义。

1631 年之后，个人使用的圣经开始不印制伪经，但教堂使用的圣经（大祭坛圣经和讲台圣经）仍包含伪经，因为全年的圣经选读会继续要求阅读几本伪经。这种不印伪经的圣经印刷方式首次由圣经出版商而非教会机构进行创新。通过这种创新，他们能够提供供个人购买和消费的产品，这种产品比教堂使用的圣经薄 20%，因此价格也便宜 20%。

清教徒会游说彻底删除每本圣经中的伪经。在这方面，他们代表了一种非常非宗教改革的立场。到 19 世纪，外国传教士和圣经协会最终将伪经从大多数印刷版新教圣经中删除。

他们为此辩解说，他们筹集的资金占当时世界上印刷《圣经》的大部分，这些资金是用于出版和传播圣经，而不是用于印刷其他书籍。随着对《伪经》的了解越来越少，对其内容的无知，加上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持续偏见和争论，导致新教徒越来越脱离《伪经》，将其视为他们身份的标志。改革者认为这些文本是好的和有用的，他们的判断因此被遗忘了。

伪经在当今教会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东正教教会通常将这些书视为次经。但在我们所谓的东正教教会中，关于这一做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传统，正式确认了关于任何一本伪经的使用和权威的各种当地观点和做法以及历史决定。

因此，东正教教会继续处于自始至终所处的境况中。即，对于如何使用和阅读这些额外的书籍存在各种观点。并继续容忍争论和模棱两可，而不是强行做出可能进一步分裂东正教的决定。

罗马天主教会遵循特伦托会议，将我们讨论的大部分书卷确认为旧约圣经的伪经。这份名单包括托比特书、犹滴传、希腊文版的《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以及所有版本，包括《所罗门智慧书》、《本西拉智慧书》、《巴录书》、《耶利米书信》以及《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在英国圣公会和主教教堂，虽然这些显然不是正典旧约文本，但它们仍然是可选的，或者我应该说，在某些星期日或某些特殊活动时，它们仍然是选读课文。

例如，巴鲁克书 3 仍然是一节可选课程，与……哦，现在我很尴尬。我无法忘记确切的场合。但为了保持其历史用途，以及在葬礼和婚礼仪式中，您仍然可能会听到所罗门智慧书 3 或托比特书 8。

至今，《玛拿西祷文》和《三圣歌》仍被用作圣公会晨祷仪式中的颂歌。当然，其他新教教会已完全取消了公开朗读这些经文的仪式。而且，或多或少，他们已经完全不了解这些经文的内容。

我想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与许多新教教会创始人的建议相悖。最后，我想指出几点。首先，教会内部近 2000 年的争论证明了伪经对普世教会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我从所有这些正典辩论的历史中得到的主要启示是，在公元前 250 年至公元100 年之间写成的所有犹太文献中，基督教会确实认为这些书籍很重要。因为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它们一直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那些不认可其正典地位的人也认可它们。辩论中的选择通常是要么将这些书视为与旧约其他正典具有同等价值，要么将它们置于略低于圣经的地位。包括马丁·路德和乌尔里希·茨温格利，甚至早期的约翰·加尔文在内的普世教会最不推荐的立场是故意忽视甚至蔑视这些普世教会在其存在期间一直珍视的文本。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 9 节，基督教会和教规中的伪经。